

■讲述

乐平里是极普通的村子，也是极不普通的村子，它默默无闻，又声名斐然。一个小村儿，却诞生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在这位诗人的影响下，村里一直活跃着一个著名的诗社，叫做“骚坛”。

骚坛始于何年，渊源究竟有多长，汉代？唐朝？宋、元时期？这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始于明代是有依据的，这依据就是“黄氏族谱”的记述。乐平里的黄氏一族都是江西人，洪武年间奉旨移民，由江西至湖北，又从荆州到夷陵，“怀彬归屈左徒灵均之高风，慕骚坛之古迹，落业三闾”。三闾，是地名，就是乐平里，历史上乐平里也曾是三闾乡。黄氏来三闾，是“仰屈原高风，慕骚坛古迹”，看来他们是颇有诗人情怀的家庭。在他们看来，骚坛已是古迹，证明骚坛存在久矣。由此可推，骚坛至少始于明代，甚至可以朝前推很长一段时间。600多年的历史，可以算一个很古老的诗社了。

因为时代久远，明代骚坛没有留下什么诗作。

清代骚坛繁荣，诗人众多。杰出的诗人要数向国庠、向鸿鸾父子。向国庠著有诗集《笔山诗草》，录诗百首，还有许多诗作散失民间。谭启文写得也很好。谭启文，号炳轩，生于清朝同治年间，写诗颇丰，但留存也甚少。他有一首诗流传甚广，这首诗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州学训导李香斋，自诩“香山九老”，听说乐平里有个骚坛，执意要去见识一番，他请刚从省立师范学堂毕业的周陶卿一同前往。谭启文也邀约骚坛诗友们迎接。两方见面，真有切磋一番的味道啊。李香斋心里是瞧不起人的，骚坛写诗的几个泥巴腿子能算老几？诗能摆上桌面吗？于是先发难，要谭启文先写首诗，然后他再以诗作答，一唱一合，看谁来得快、写得好。谭启文略加思考，晃脑吟道：“忽逢大敌战骚坛，风雅宜人眼界宽。愧我抛砖引玉，劳君说项共贻韩。青莲逸韵千秋在，白雪阳春一曲弹。只恐江郎速五色，行间珠玉等闲看。”

谭启文秀口一出，骚坛诗友们也七嘴八舌，纷纷作诗。李香斋和周陶卿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了，怎么能用诗歌——作答呢？乐平里人有良好的诗的基因，从小就在诗的氛围中长大，说话有韵味，吐词是平仄，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州学训导哪是对手，他们小瞧了这些拿锄头的人。周陶卿虽学识渊博，但诗青涩，味寡淡，意韵薄，怎是骚坛诗人的对手？周陶卿见势不妙，绞尽脑汁，匆匆应对：“香山高气气如虹，五岳归来眼更空。美君才艺推倚骨，愧我技小似雕虫。曾经沧海难为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对成都的赞美：天府之国、休闲之都、美食之都、娱乐之都！而我由衷的感慨里，冠之以“智慧成都”。

四川是我的故乡，阔别40年来，不知有多少次到过成都。尽管每一次到成都都是过客，但每一次都有一番新的感受。

成都名小吃，最是令人难以忘怀：担担面、钟水饺、龙抄手、赖汤圆、川北凉粉、夫妻肺片、棒棒鸡、红油兔丁、水煮肉片、回锅肉……到成都时间再短，公务再忙，亲朋好友都要邀约去吃一餐才安逸、过瘾，甚至来了就不想离开成都。

当然，成都平原海拔低，四周群山环抱，江河川流不息，蓝天白云少有。自古已有“蜀犬吠日”之说，近些年来，城市规模膨胀，人口快速发展，汽车数十倍增加，工业制造也数十倍增加，水雾加入雾，使成都的阳光更显珍贵，冬天不见太阳是常事。如果哪一天阳光灿烂、天空湛蓝，成都人不说振臂高呼，起码都会从内心发出一声感叹：今天真爽！老人们、孩子们都会走出家门，沐浴阳光。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正因为成都的阳光珍贵，很少紫外线的强烈辐射，养育了成都妹子美的皮肤、美的容颜！美人、美食、美景的美轮美奂，让世人慕名而来成都；而李冰父子、李白、杜甫、苏东坡、巴金、郭沫若等古今名人大家，更是让世人崇敬。

今年中秋，是我工作40年来第一次休假半月，携夫人回成都，以陪伴90多岁高龄的慈母。我们居住在清水河畔，相邻于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文化公园、浣花溪公园，还去游览了天府新区、黄龙溪古镇、宽窄巷子、清源际艺术中心、巴金和郭沫若纪念馆、四川美术馆、金沙遗址、浓园国际艺术中心，以及众多的美食街……白天惠风和畅，夜晚熙熙攘攘，聊天说地，悠然自得，悠哉乐哉！

感受很深的是，成都人在变。我陪同母亲去医院看病，医院有为老人免费提供的轮椅；为了减少看病排队，有便民服务中心，还为病人提供开水。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很体现人文关怀，展示城市的风貌。由此我体会到，成都人更文明、更有追求了。此外，成都数以千计的时尚高楼、无数宽敞的大道，让人感受到成都的经济繁荣。据了解，世界500强企业已有两百多家落户成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处处显示。

我在思索，我在发问：成都之变源自何处？

我在网上看到一份报告，报告以就业收入增长、经济产出、外资以及高附加值产业等情况为指标，将中国城市分为三档：34个大城市被列为第一第二档，232个中小城市进入第三档。成都名列前茅。报告指出，成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理由是成都是理想的科研教育基地，善于培养吸纳人才，航空、航天以及电子工业发展突出。除此之外，成都还在利用低税收吸引外资等方面享受中央政策的支持。我是川人，看到这一消息，为成都的发展而高兴。

“智慧成都”，是客居他乡的川人对成都最诚挚最深情的赞美：“人杰地灵老天府，要都食都誉五洲。千楼万苑似锦绣，智慧创造新成都。”

乐平里的“骚坛”

□周凌云

水，甘向骚坛拜下风。免得诸公佳句在，呼童收入锦囊中。”

清代，骚坛诗人们写诗无数，现在留给我们的还有一千多首。

民国时，骚坛薪火相传，诗歌仍然兴盛。活跃的诗人有黄家驹、谭有章、李东原、谭光旭、谭光沛等。1948年，又正式成立了“骚坛文艺月刊社”。凡是会员，一月一聚，不得旷社，聚时必吟诗修文。黄家驹，是此时骚坛的领军人物，曾读私塾十年，后又教私塾多年。他熟读《离骚》，也能信笔骚体，性格开朗，幽默健谈，其诗自由豪放，不拘一格。可惜，我在翻阅骚坛的档案时，只读到他两首诗，都是骚体。谭光旭，村里人叫他“木腿子诗人”。辛亥革命时期，他走出大山，在北伐战场扛过枪、打过仗。木腿子诗人走出乐平里时，还是一个胳膊腿儿健全的热血男儿，20多岁回到乐平里，却少了一条腿。他安了一只木腿。他藏于自家阁楼上，苦读《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读够了，他便在村里办起了私塾，招三四个学生，收五六石粮食，这样就可以谋生了。教书之余的全部精力就用来写诗。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屈原，是屈原给了他力量，是《离骚》给了他意志，是这片诗的沃土给了他创作的冲动。木腿子诗人一生写了几千首诗，1962年，这位诗人饿死了。“文革”时期，儿女们害怕这些诗歌会招来祸端，便秘密地烧毁了。

“文革”期间，骚坛停止活动，诗人纸笔高搁，嗓子嘶哑，整个村庄也没有写出一首诗作。诗不仅与诗人们的心境有关，与经济有关，也是与政治有关的。诗要表达思想，思想禁锢，诗人们也有诗情。

季节总是轮回的，春天还会再来。1982年，谭光沛、杜青山几个写诗的农民，发起恢复骚坛的倡议，响应者众多，这就像一棵树上的鸟鸣，会唤起了众多的回应。是鸟，就会鸣叫。”

五月初端午节这天，骚坛正式恢复成立了。选举乡村篾匠谭光沛为社长，通过了章程，发展了24名会员。章程规定，社长必须是农民，会员也都是农民，确立骚坛是农民诗社。这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每年都要举办骚坛诗会，诗会地点就是屈原庙。

骚坛重建诗友安，屈子遗风今又传。

五月初五端午节，就是屈原故里诗人节。五月，端阳花举着火红的喇叭，也在屈原庙前绽放了。

■行走

时光静止

□南泽仁

总会是一场淋漓的夜雨声中醒来又睡去，雨城的冬日，像暮年和归处。

日渐陈旧的楼房、街道身陷碧水青山而云雾缭绕。太阳一出，就被青衣江面的锯齿山峰割伤。天，终日落泪，用所有的湛蓝和明丽为太阳疗伤，一次次听风说起，青衣江是个胸襟宽广的女子。

接连数日小雨，等不到放晴。姐姐撑开三把雨伞，一片晴天就在我和雍贝头顶上方盛开。这趟，我们要去登距离雨城不远处的一座青山，传说它林木葱茏、四季青碧。在旅游车站搭乘开往景区的白色商务专车，半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因为是雨天，又过完了年假，游客稀少，宽敞的观景车只载了我们三人就往上驶去。公路两旁用铁丝网围栏隔着密匝的阔叶林、竹林。车窗玻璃外层沾满雨水珠子，不时滑落成线。导游是位年轻的女子，一直埋头玩微信，她自说自话：“凉山那边发生火灾了，说是一个疯子放的火，离兽！”迎面，一道高大紧闭的铁门，随景观车临近分别朝左右两边自动打开。导游依旧埋头说话：“车已进入猛兽区，不要拍打车窗玻璃，以免惊吓猛兽。”我们屏住呼吸，随一道道自动打开的铁门，看着车窗外密林中缓慢掠过的老虎、狮子、棕熊、野狼。它们体态轻盈，不急不躁，在林间走动，站立，抑或蹲身歇息，早已习惯了头顶缥缈的细雨及车窗内注视的目光。

进入可行走观赏的动物园林区，我们便下车步行，由一路的指示牌导航前行。

一处假山环抱的土院中，几只驼羊和一匹小马驹站立雨中，见有人来，驼羊就围拢上来。淋湿的驼毛光滑柔顺，如卷发，一绺一绺垂下。一位管理人员手拿几个小纸袋阔步朝我们走来，说是卖饲料，10元一袋，买下可喂食它们，驼羊的嘴唇就已经凑到了我们手上。饲料是用水浸泡过的饱满的玉米籽，放几粒在掌心，一只驼羊就热爱地食用起来，其它几只便知趣地走开了。小马驹则躲到不远处机警、敏感地观望。

斜坡，拾级往下。眼前出现了一头白牦牛，仿佛电影《转山》中的一场梦境。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手牵住在牦牛鼻孔穿出的麻绳，见到我们，便立马祈福般地念叨：“观音的坐骑，牛魔的妹妹，路过的神仙都要骑上去留影。”它来自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相比黑牦牛，实属珍稀。它秉性豪迈不羁，此刻却温顺，眉目低垂。一对角上扎满了红红绿绿的绸子，通体的白毛被梳理得丝丝缕缕。经主人耳畔这么念叨，白牦牛似乎早已淡忘了自己原本是谁，身在何处。

山路起伏，转折，通向一个宽阔平台。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迎面袭来，接着两峰高伟的骆驼就立在前方了，一峰见着有人靠近就朝空旷的平台边沿走去，身影孤独。另一峰不停地来回走动，地上的稀泥混合着它的粪便，不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游客从旁路绕，脚步匆匆，掩鼻而过。我走近它，它那么孤傲，一座山一样的冷峻。我们是第一次相见，它目空一切。我却暗自纳罕它突兀的驼峰和仰望的高度。

门口，一块糊满稀泥的小牌写着猜谜语：骆驼的驼峰用来储存什么？我想，是水。答案就在背面，写着：脂肪。骆驼的眼、鼻、耳、睫毛、平足等所有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在沙漠生存和远

■现场

北方的乡村雪后倍显神奇、魅力和诗意。

立冬过后，人们总是翘首以待，期盼着一场沸沸扬扬的鹅毛大雪如期而来，让劳累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大地上厚厚的棉被，舒适地休整上一个冬天。今年的雪来得真早，立冬后就下了一场厚厚的雪，小雪之后的第二天，雪花又漂白了大地。真是瑞雪兆丰年。当雪花迈着轻盈的舞步，踏着舒缓的节拍轻轻走来，点缀着树枝，覆盖着大地时，整个村庄更加宁静、美丽、悠远。那朴实无华的乡村雪韵，原汁原味的雪域风情，憨厚质朴的民俗民风，犹如冬季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冬日乡村的生活单纯，但不寂寞。每到飘雪的日子，哪怕雪下得再大，早晨起来，男人们总是拿着扫帚木锹，开始清除院里、房顶、门前和附近巷道里的积雪。还要到场院去清扫，场院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早起的孩子门，也跟着大人一块儿出门。或是和其他的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抑或从家里拿来旧衣、旧帽、木棒等道具，穿梭在大人们清扫的空隙里，堆雪人，肆意地玩耍。最有趣的是，把雪人当成坏人，拿上木制的刺刀浑身乱戳，嘴里不停地叨叨：“你还干不干坏事？”“还来不来欺负我们？”大家玩得那样开心快乐。饿了肚子的胖乎乎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在清扫了的场院里飞来飞去地觅食，有的混在孩子们的行列里，没有一点恐惧感，或许为了觅食，连命都不顾了。

明晃晃的太阳出来了，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网，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璀璨的五光十色的光芒中，村庄仿佛掩映在银色的海洋里，荡起祥和、欢乐的气氛。快到中午时分，大地蒸腾起白色的烟雾，缭绕在村庄的上空，宛若仙女身上的飘带，在袅袅飘动，把村庄掩映在如梦似幻的仙境中。

这雪的到来，好似特意给男人们放假，放假了的男人们也闲坐不住，就三五成群地相约到家里，盘腿围坐在泥土炕上，开始喝酒。乡下人喝酒不管酒的好坏，下酒菜也不那么讲究。一碟酸菜粉条，一碟嫩黄的炒鸡蛋，外加一碟狗浇尿油饼，算是最好的吃食了。然后，主人给每人敬上六杯，意为六六大顺，便开始轮流划拳。酒过三巡，天花乱坠地侃大山，开怀大笑，开怀畅饮，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一个个喝得满脸通红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其中，就有两个人开始比划着唱



藏原羚 奚志农 摄

行而生长的。

离开骆驼，一条小径，逶迤穿竹林过去，偶然一只五彩鸟雀从路上扑棱飞过。一只深红羽毛的鸟儿在小径中央走走停停，也不飞离，路人经过，要为它的美丽轻轻绕行。静静聆听林中各种鸟雀鸣唱，陌生而恬噪。这时，手机来电的蝉鸣也跟着响起，一只蓝色孔雀从身后的一棵树旁忽然冒出，然后拖着长长的金翠尾巴隐没于密林深处。走出林子，通过一方人工岩洞，洞口设置了一处木雕长椅，椅子的左右把手上分别停落着两只蓝色孔雀，它们一动也不动。拍照要付费，与孔雀合影要加双倍的价格。姐姐说，你那么喜爱孔雀，去合影吧，不然遗憾了。爱孔雀是因为它洁净的品质，与它靠近，希望是三只孔雀的相遇。只是，我忽然到来，那么仓促，没来得及整理好蓝色的羽毛。

时值正午，我们观赏到了动物的行为表演。

在一处绿色雨棚遮风挡雨的小型表演场地，一群鸟儿分别栖落在几位管理人员臂弯，整齐登场。一只被称作公主的白色鹦鹉尤其出色，爪子和嘴壳并用，随不断变幻的音乐缓缓升起彩旗，有节奏地滚动小球，展开翅膀轻轻舞蹈，识别游客递来的钞票。其它鸟儿安静等待，主持人报出它们名字时，它们就拖着系在脚部的长长细链，从管理人员臂弯依次纷纷飞出。

等到鸟儿们退场，两头虎大黑熊分别挽着两位驯兽师的手，摆摆登场。它们骑单车、翻筋斗、跳恰恰，模样憨态可掬。每次完成一项表演，它们都会卯足劲地奔走到驯兽师面前索要食物，吃完继续尽其所能。那些食物会激发一股强盛的欲望，为此，它们险些都要开口讲人话了。

七八只小猴登场时，场面凌乱而热闹。它们表演走钢丝，双手举着花束、头顶小球，也顶碗，动作伶俐。一只小猴在走钢丝途中拒绝走完最后一程，就翻身下去了。管理人员用力一拉，套牢在它颈上的绳子，小猴被迫滚到了他面前，他发怒朝小猴的腹部猛踢一脚。小猴双手抱头护着，我心就痛了。那刻，

北方雪村
□陈有仓

起了酒令《数麻雀》：“一个嘛就（麻雀）一（呀嘛）一个头呀啊，/两只眼睛明（呀嘛）明啾啾，/两个爪爪扒（呀嘛）扒墙头呀啊，/一个尾巴丢在个后（呀）头……”他俩的表演刚结束，又有一人唱起了打搅儿《寻鸡》：“了，了，了嘛了/你的曲儿下来了/我的搅儿墙上了/搅得好了委说好/搅得不好担待着/要唱唱得干干的/要搅搅得乱乱的/涎水滴下两罐子……”刚唱罢一段，喝酒的人们齐声喊：“唱得好，来，敬你一杯酒。”唱的人客气地说：“不好，不好，大家来。”拿起酒杯送到了每个人的面前，相互碰了一下，喝干了。接着，演社火的老把式王五在众人的提议下，手拿小碟子和一双筷子，便敲打着唱起了民间小调《王哥放羊》：“正月里到了是新年，/东庄的社火西庄转；/娃娃老汉往后站，/我和王哥遇个面。/二月里到了二月八，/亭堂峡里种胡麻；/种上胡麻干什么，/王哥给我捋头发……”王五正尽情唱着，有人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便跳下炕头，手舞足蹈地扭起来。

主人家的女人给喝酒的男人们炒了菜，便约来喝酒的男人们的媳妇，坐到房的另一头的热炕上，相互挤在一起，主妇端来菜、馍馍，倒上滚烫的熬茶，上炕和其他的女人们一起边吃边做手里的针线活。她们有的衲鞋底，有的绣花，一边扯线，一边调侃几句从别处听来的开心话，让大伙儿不时地捧腹大笑。被说到要害处的女人满脸通红，害羞地攥住说者的大腿或是胳膊使劲捏。下雪后，屋外寒冷，坐在热炕头上，会有一种别样的暖意。一年积累下来的闲话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才能感觉到有滋有味，才能更加让人感受到欢笑的氛围和特别的雅致。

当男人们的歌声、器乐声荡起，做针线活的女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跳下炕去，举起酒杯给男人们敬了酒后，附声唱起来，用头巾做道具，跟着扭起来。一曲完了，又来了一曲。“东方哎动了（者）天亮了/东海里闪出（个）太阳来/太阳哎上来（者）照山川/绣阁里闪出个兰玉莲……”这是民间小调《兰玉莲》。热闹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期间，老把式们悄悄溜到家里，拿来了笛子、二胡、板胡、弦子，吹拉弹唱，嘹亮的器乐声、歌声从房屋里飘荡出去，回旋在村庄的上空，寂静的山村顿时像过年一样充满了欢乐和喜庆……

記
錄
李山
也

我站起来了，后来又坐下了。我无力为小猴做点什么。管理人员接着又一拉套牢在小猴颈上的绳子，小猴便顺从地爬上钢丝继续表演，极其认真。表演完毕，其它小猴都站立钢丝上将手中的花束和小球巧妙抛向管理人员手中。而那只被踢的小猴却伸长了手臂，亲自把花束和球递到管理人员手中。它还幼小，却要学会忍耐和讨巧。小猴的经历触到了我的记忆。原来，我是个胸襟不宽的女子。

主持人报节目，猛兽表演。在另外一个通道口，一群老虎和两头狮子带着自身的威武和威猛傲然上场。它们登梯，瞬间越过时空一样的距离，越过驯兽师设置在高空中的一道独木桥及桥上紧密的梅花桩。我心随它们穿行，它们偶然会张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面朝观众，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喘息。它们已被驯服，与所有登场的动物一样。我想，那驯服的过程不是靠近它们说些感心动耳的话，也不是用手抚摸它们的毛皮，一定不是。

一曲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响起，一头庞然大物就登场了。主持人说，它是来自缅甸的大象姑娘。它怀念家乡，只要听到葫芦丝的乐曲，它就会翩翩起舞。果真，大象随曲子登上一条方凳上，一起一落，体态笨拙而富有节奏地为大家展示舞蹈。背井离乡，这个词汇用在此处，如此相投，也如此心酸。表演结束，主持人说，有爱心的观众可买下管理人员手中的苹果亲自喂食大象。我与雍贝买了好几袋子以犒赏大象姑娘，大象见到苹果就把长长的鼻子温柔地伸向我们，展开杯盏大小的鼻翼，吸住苹果后放进嘴巴，接着又伸来索要。

表演是在几声零落的掌声中结束的，雨还在落。这一路到头，我行走，沉思，自省，仿佛自己就是一只与山林失散许久的禽兽那样无措。登上山顶就是出口了，漫天瞬间飞舞轻雪花，回望山下青山，一派缥缈迷茫。时光静止，你有在听吗？